



非常记忆

乡野蛙鸣

文/风凝

几只小青蛙，“呱呱”地叫着，在湿润的道路上蹦蹦跳跳，一只接一只跳离车灯照亮的范围。那是在一个雨后的夜晚，驱车穿过团雾路段时的一场奇遇。

暑气，被一场暮雨消解。夜色漫过山峦，笼罩整片乡野，空气凉润得恰到好处。层层团雾，如轻纱、似流云，浮动，翻滚，蒸腾。车灯破开浓稠的夜色与缥缈的雾气，两道光束缓缓向前。一只只身形小巧的青蛙，莹润碧绿，带着雨水的清新。它们轻轻一跃，划出一道轻盈的弧线，落入萋萋芳草之中。许是被车子吓了一跳，就真的纵身一跳，又或者，只是晚归，恰巧被我们遇到。

这些青蛙，是夏日乡野最为鲜活的存在。消失在草木深处的青蛙，并未急着入眠，很快它们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合唱。不过短短数十日光景，那些逐水而游的蝌蚪，悄悄褪去尾巴，长出四肢。生命的更迭与成长，从来都安静又磅礴。若非亲眼见证这场盛大的蜕变，很难相信，四时轮回中，藏着这般润物无声的美好。

翌日午间，池塘里的小青蛙更是热闹非凡。

一方静水池塘，隐匿在绿树环抱之中，这是乡野蛙鸣的故里。池水盈盈，浸润着岸边的草木，也孕育着满塘的生机。

听，起初只是零星的几声，清脆婉转，零零散散，像是在试探着什么。不多时，蛙鸣便层层叠叠、此起彼伏地蔓延开来。有的清脆短促，如玉石相击；有的低沉悠长，似暖风拂林。万千蛙鸣交织错落，高低相间、疏密有致，悠悠回荡在池塘的每一个角落。

池塘边的垂柳、白杨、糖槭，枝叶繁茂，洒下片片浓荫。树梢之间，蝉鸣阵阵。蛙声沉于低处，温润厚重；蝉鸣扬于高空，清亮空灵。一低一高，一沉一扬，互为映衬，相得益彰。没有人工乐曲的雕琢刻意，唯有天地自然的原声，纯粹、干净，谱成一首独属于乡野的自然交响，将人的思绪拉了很长，很长。

多年前，去草原，一路上都在下雨，到达目的地刚好风停雨霁。在一丛茂密的牧草之间，一汪水洼，清澈见底。水洼中央，蹲着一只小青蛙。清风起，草尖上细碎的雨珠落在它的脊背上。小家伙丝毫没有慌乱怯懦，只是微微蜷缩一下小小的身子，随即又稳稳蹲好。

我放轻脚步，屏住呼吸，静静伫立在不远处，默默打量着这草原雨后的小生灵。印象中，青蛙总栖身于池塘沟渠、稻田溪畔，从未想过，辽阔苍茫的草原深处，也会藏着这样灵动的身影。原来，这片广袤辽阔、看似粗犷的草原，从不缺山河壮阔的盛景，却也藏着这般细碎温柔的美好。

天地辽阔，万物可爱。那“呱呱”的歌声，在耳畔、也在心中回荡，让人很难不懂憬下一次与小青蛙的相逢——是清晨，还是黄昏？是雨后，还是雾起？

昨日重现

枇杷熟了

文/罗依依

5月即将结束的时候，院子里枇杷树上的果子也终于成熟了。

这棵枇杷树是母亲在10年前种下的。当时父亲闲不住，总是在院子里转悠，想干点儿什么。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株枇杷苗，只有大拇指那么粗，歪歪扭扭地种在了墙角。父亲看见后嘴上说：“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呢？”但是手已经拿起铁锹帮着培土、浇水。

邻居们说：“枇杷树要七八年才会结果，你能等那么久吗？”父亲笑着说：“能等就等，不能等就不等。”

最初几年，枇杷树的生长速度较慢。其他树木都已经长高很多，但是它仍然不慌不忙地抽枝展叶。父亲并不着急，每天早上都要去看一眼，用剪刀修剪枝条，弯腰把树下的杂草拔掉。母亲笑他照料枇杷比照料孙子还要细心。父亲从不生气，总是说：“待它好，它就会对你好。”

第三年的时候，枇杷树开了几簇花，米白色，藏在厚厚的叶子后面，不细心观察是看不到的。父亲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拿起手机拍了若干张照片，在家族群里发了一轮又一轮。图片放大之后看了很久，只看到一片模糊的绿白相间，什么也看不出来，但是大家还是对父亲说：“快了，再过一年就可以吃到枇杷了。”

那年冬天很冷，一场大雪把两根主枝给压断了。父亲心疼得不行，把断掉的树枝锯下来，在伤口处抹上泥巴，并用布条缠好，说怕它受冻。我们建议他再买一棵好的种下去，但是他不同意：“这棵树已经和我在一起三年多了，我对它是很有感情的。”

两年之后，枇杷树开始有点样子了。树冠已经很大，半面墙都被它遮住了。那年春天花开得很稠密，蜜蜂整月都在叫个不停。父亲在电话中洋洋自得：“今年应该会有不少收成。”

5月一到，满树的枇杷由绿变黄，一串串地往下坠，把树枝都压弯了。我请了假回家，一进门就见到父亲站在梯子上，踮起脚来摘高处的果子。母亲在下面扶着梯子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慢一些，老胳膊老腿的，摔了可不好。”

然后父亲摘了一串，扔下来，我赶紧接住还带着早晨露水的果实。

那天下午我们摘了三大篮枇杷。母亲选出最饱满的放在碟子里，其他的剥皮去核用来熬枇杷膏。灶上用小火慢慢煮着，整个屋子都充满了甜甜香味。

剥了一粒枇杷放到嘴里，果肉很软糯，汁水清甜。舌尖触到圆润的核的时候，就会想起小时候在外婆家有一棵枇杷树。我们几个孩子爬到树上摘枇杷，把核吐得到处

都是。外婆从不生气，总是说：“吐在哪，就在哪生根，明年到处都会长出枇杷来。”于是第二年，在墙缝里、花盆旁边都有许多小苗冒出来。

父亲坐在屋檐下，自己也剥了一个慢慢咀嚼，眯着眼说：“甜。”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脸上的皱纹就如树皮上的年轮一样。

枇杷膏熬好已经是深夜了。母亲把它们装进玻璃瓶里，贴上日期标签，整整齐齐地放在柜子里。加上前面几年的，已经有十几瓶了。

他们把这么多东西熬好，也吃不了那么多。

“慢慢吃，不会坏的。”母亲说，“咳嗽的时候喝一勺比去药店买的好。”

父亲在一旁说：“城里买不到。”

回到家里之后，母亲给我的包里放了两瓶枇杷膏，并且用塑料袋装了一袋新鲜的枇杷。父亲站在车窗外，把手放在可以摇下车窗的地方，对我说：“开车的时候要慢慢地开，到了以后打个电话。”

车子已经开动起来，通过后视镜可以看到他们仍然停留在原地。母亲同父亲站在一起，背后有一棵枇杷树。夕阳把人、树都镀成了金黄色，风吹动着树叶好像在招手一样。忽然想起《诗经》中的一句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，但是此时此刻，树是安静的，风是轻柔的，人也是安好的。

回到城里之后，我把枇杷分给了同学，大家都说很甜。但是我觉得最甜的一颗就是在那天傍晚的时候，父亲亲自摘下来扔给我、被我接到的那一串。果肉吞下去了，但是一直含着核不放，不愿吐出来。

我把那颗果核种到阳台上的花盆中，每天浇水，等待种子发芽。

爸爸在电话里问：“种了没有？”

“种了。”

“发芽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他说，“不要急，枇杷树生长较慢，我们可以等。”

可以等到的。比如他等待一棵树的成长，一串枇杷的成熟，一个人回家。

窗外又起了大风。来到阳台之后，发现花盆里面什么也没有长出来。但是在土壤之下，总有一些东西在默默扎根、悄悄生长，并不声不响地积累着力量。

到了明年5月的时候，它应该会钻出头来。

那时候枇杷应该又熟了。父亲仍然会站在梯子上摘下一串给我说：“接着。”

风铃版投稿邮箱：

lybdx1862@163.com